

不朽的科幻巨著大陆首次登场

解脱

遗传

爆炸

卫斯理

1

Weisili Xin Kehuan Xilie

新科幻系列

卫斯理◎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# 卫斯理新科幻系列(一)

---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中国石化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

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 册

---

ISBN 7-104-01348-2 / I·564 定价:19.80 元

## 目 录

## 解 脱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自 序 .....          | 3   |
| 第 一 章 精灵大聚会 .....  | 5   |
| 第 二 章 召灵术 .....    | 16  |
| 第 三 章 咒语 .....     | 27  |
| 第 四 章 以身引鬼 .....   | 38  |
| 第 五 章 天敌行为 .....   | 49  |
| 第 六 章 困境 .....     | 60  |
| 第 七 章 生命规律 .....   | 71  |
| 第 八 章 金刚摧心咒 .....  | 82  |
| 第 九 章 转世高人 .....   | 93  |
| 第 十 章 灵体独处 .....   | 104 |
| 第 十 一 章 死不如生 ..... | 115 |
| 第 十 二 章 道理简单 ..... | 126 |

## 遗 传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自序之一 .....        | 139 |
| 自序之二 .....        | 140 |
| 第 一 章 米博士 .....   | 141 |
| 第 二 章 电子记事簿 ..... | 152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章  | 大亨 .....        | 163 |
| 第四章  | 人人生命都七拼八凑 ..... | 174 |
| 第五章  | 脸红耳赤 .....      | 185 |
| 第六章  | 木头人 .....       | 196 |
| 第七章  | 变异的可怕 .....     | 207 |
| 第八章  | 显性和隐性 .....     | 218 |
| 第九章  | 悲哀 .....        | 229 |
| 第十章  | 以退为进 .....      | 240 |
| 第十一章 | 脑汁 .....        | 251 |
| 第十二章 | 帝后传奇 .....      | 262 |

## 爆 炸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自序   | .....         | 275 |
| 第一章  | 机密重地 .....    | 277 |
| 第二章  | 第五只手 .....    | 288 |
| 第三章  | 一见钟情 .....    | 299 |
| 第四章  | 改造人体 .....    | 311 |
| 第五章  | 成功了 .....     | 322 |
| 第六章  | 救命 .....      | 332 |
| 第七章  | 高手之当 .....    | 344 |
| 第八章  | 内奸 .....      | 355 |
| 第九章  | 处死谢罪 .....    | 366 |
| 第十章  | 两个人、一个人 ..... | 377 |
| 第十一章 | 金刚不坏之身 .....  | 389 |
| 第十二章 | 天谴 .....      | 400 |

# 解 脱

卫斯理新科幻系列 (一)

怪事！怪事！在反简早已死去的陈长青又回来了！他到底是谁？是鬼？为何至交好友温宝裕一直要他不想死？七名印度高僧闻风急急而来，他们能令陈长青说出先师临终前交代的转世暗号吗……



## 自 序

常听世人在念叨：放下，放下。

但念的人多，真的知要放下甚么的人少。

正如故事最末所写，连这点小事也放不开，还要谈甚么大解脱。

千古艰难唯一放，信乎哉！

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六日

玫瑰花大如荷，银杏叶阔似葵，倒也都是本来面目。



## 第一章 精灵大聚会

那天，我有事在外，忙了一夜，回家时，已是破晓时分，东方微白，几丝红霞，欲现又隐，天色仍然很黑。我在门口停车，才一跨出车门，就有一股黑影，挟着一阵劲风，自上而下扑来。

这种情形，本来很是突兀，令人吃惊，但是我却并不惊慌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们家有一头“神鹰”（红绫这样称呼它），这凌空下降，欢迎我彻夜未还，至今方归的，自然就是鹰兄了。

我扬起了手臂，那鹰“呼”地一声，收了双翅，就停在我的臂上。

我自然游目四顾，因为有鹰必有红绫，人鹰形影不离，早已成了习惯。

可是，这时门前冷冷清清，却不见有别人。

红绫起居并无定时，我说她这是野人本色，温宝裕却投其所好，说历来大人物，多有这种不常规作息的习惯，并且还举了许多例子，说甚么清朝名臣张之洞是如此，近代最伟大的最高领袖也是如此，说得红绫大乐。反正我本来就不想去纠正她，也由得她去。

这鹰如此早已在外翱翔，看来红绫多半也是一夜未睡，这倒令我有点担心，不知道她发生了甚么意外。

我向鹰望去，只见它神态自若，并无惶急之状。我就叫了一声，却听得红绫的声音，自屋内传来：“爸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太好了！”

我伸手推开门，红绫的话有些蹊跷，所以我也很是心急。

推门一看，只见沙发上，摊手摊脚，坐着一人，见了我也不起来，若不是他的眼珠动了几下，我几乎疑心他是个死人。

此人非别，正是已好冬不见的温家大少爷温宝裕是也。

温宝裕本是我家的常客，他的出现，自然不足为怪，近来虽有相当日子未见，但是我知道他的行踪，他是去找他的降头师爱人蓝丝去了。

蓝丝所在之处，再加上蓝丝父亲的隐居之所，是地球上最多姿多采的地区，极适合温宝裕的性格，再加上蓝丝和温宝裕真情相爱，只要两人在一起，即使身处穷山恶水，也是甜蜜如糖，自然就耽搁得久了些。这期间，温妈妈曾不下十次，来这儿打听他宝贝儿子的消息——若不是蓝丝认了超级大富豪陶启泉作义父，只怕温妈妈会大闹卫府，认为是我拐走了他的小宝。

温妈妈三番四次，催温宝裕快些把这个“南洋公主”娶回来。可是蓝丝说得再明白没有。她道：“别说我是降头师，师承的来头大，有责任在身，绝不能离开自己的家乡；就算不是，我也没有办法和你妈妈在一起，过一天的日子！”

她在这样说的时侯，我和白素、红绫都在，我们都清楚看到，她说了之后，连打了两个冷颤，由此可知，在她的心中，真的认为和温妈妈一起生活，是万万不能，连想想也觉恐怖之事。

温宝裕还想力挽狂澜：“也不会和她在一起过日子，我那大屋子，她也不常来。”

蓝丝笑得甜媚：“我不在，她自然不来，我在，光是她带她的朋友来看我，就叫人忍不住想要动动手脚，应付应付。”

温宝裕大惊失色——降头女王，若是“应付”起她不喜欢的来人物来，那不是闹着玩的。

所以他高举双手，大摇其头，叫：“算了！算了！”

温宝裕虽然和他母亲截然不同，但是母子的情分也很深，不想他母亲忽然全身发肿，口吐蜈蚣甚么的。

蓝丝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可以常在我的身边。”

温宝裕也长叹了一口气，自此“教义难两全”，他在蓝丝身边的日子，自然大大增加，这次一去，几乎已有一年光景了。

我看他躺在沙发上，那种半死不活的样子，红绫在一旁用很是同情关注的眼神望着他，就道：“怎么才分手，又相思了？”

温宝裕一挺身，跳了起来，伸出一只手指：“原因之一……”

我笑：“之二呢？请快说，我一夜未睡。”

温宝裕苦笑：“其次是，我不想那么早就死。”

虽然我一贯知道这个人说话，夸张无比，无风三尺浪，可以把无中生有的事，说得头头是道，但他说得如此认真，而且又一脸的愁云惨雾，倒也着实令我大吃了一惊：“何致于便要死？”

温宝裕向我望来，突然之间，却又说了一句和刚才那句风马牛不相干的话：“陈长青回来了。”

温宝裕说他“不想死”，对我来说，已是突兀之至，但是比起这句“陈长青回来了”，却根本不算甚么。

陈长青回来了——真是突兀到了极点。

熟悉我的记述故事者，自然知道陈长青这位仁兄是何等样人，不必细述——事实上，要细述的话，也无可能，除非这个故事故全部给了他。

简言之，陈长青跟了一群对生命奥秘有极深了解的僧侣，去探讨生死之谜，自此一去不返，跳出红尘，我们称之为“上山学道”去了。

虽然说他孑然一身，在世上并没有甚么亲情的牵挂，但是他家财万贯，又有数不尽的兴趣，再加上又极好交游，生活也过得五光十色，热闹无比，正是说不尽的好风光，可是他却肯毅然放弃，单是这一点决心，就令人佩服得无话可说。

他不再留恋红尘，把世俗的一切，都留给了温宝裕，包括那幢名副其实，可以称为宝库的巨宅在内，那巨宅也成了温宝裕的

天地，直到他渐渐长大，发现外面更是天大地大之后，才减少了对那巨宅的依恋。

可是那巨宅仍然是他最常去的地方。

陈长青回来了，一是他失败了，一是他成功了。但不论是失败也好，是成功也好，他回来了，总是好事，何以温宝裕会有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呢？

我知道这其中必然大有文章，所以忙问：“他回来了，人在哪里？”

温宝裕道：“在那大屋之中。”

我提高了声音：“搞什么鬼？他为什么不来见我？”

温宝裕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我明白，若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问他，不知道要纠缠到什么时候，所以我来个“总质询”：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你从头像来说来。”温宝裕仍是一副死样语气，我走向前去，在他的肩头上，用力拍了一下，喝道：“振作一点，不然，令堂来逼你结婚，我不替你挡驾。”

温宝裕一听，直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别开这种玩笑，不好玩。”我向红绫道：“给他一点酒，看来，他需要镇定一下。”

红绫大叫一声：“得令！”雀跃而去，不一会，就提了酒来。

温宝裕果然连喝了三口，这才道：“我是三天前回来的——”他才说了一句，我就“哼”地一声。

这小子，三天前就回来了，居然到今天才出现，岂非可恶？

温宝裕立时向红绫望去，红绫道：“小宝打过电话来，是我接的——我没有机会告诉你。”

这几天，我确然另外有事情在忙，忙到了晨昏颠倒的地步，和红绫像是也有好多天没见了，所以，红绫才没有机会把小宝回来的事告诉我。

可是我仍然不满：“你也贵人多忙了，竟然抽不出时间来走

一遭？”

温宝裕大是委屈：“我带回来了一些东西，立刻要处理，不然会失去效果，所以在七十二小时之内，不能离开，一等这时限过去，我就来了——我是昨天来的了。”

红绫道：“是，小宝来的时候，还没有过午夜。”

一听得温宝裕竟然等了我一夜，我自然也没有甚么可以不满的了。我哼了一声，同时，心中也不免奇怪——温宝裕和红绫之间的交情，自然毋容置疑，但是他们两人，并不是那种有这么多话说的交情，这大半夜，两人难道闷坐，还是红绫由得温宝裕独自坐着等我？

我正在思索间，红绫已然道：“爸，这次，小宝在蓝丝处，带了些怪东西回来。”

我本来急于想知道“陈长青回来了”是怎样一回事，也急于想温宝裕何以会说他“不想死”。可是在温宝裕身上，古灵精怪的事实太多，一件接着一件，红绫忽然又那样说，温宝裕刚才又说过，他带回来的一些东西，有七十二小时的时效，那东西也是来自蓝丝姑娘处的，这就更令人好奇了。

因为蓝丝是一个降头师，在神秘莫测的降头术之中，是甚么稀奇古怪的事，都可以发生的。

所以我先问这个问题：“是甚么东西？是降头术？”

这一问，小宝立时兴奋了起来：“和降头术有关，也和灵魂学有关。”

我不值他的大惊小怪：“降头术之中，本就有很大部分和灵魂学有关的。”

降头术之博大精深，包罗万有的情形，远超乎一般人对它的理解之上，我和温宝裕就曾遇过，一个大降头师，想通过降头术，把自己变成半人半鬼的混合物，这次经验，惊险之至，我已记述在‘鬼混’这个故事之中，蓝丝姑娘也是在这个故事之中首

度登场的。

温宝裕兴趣不减：“蓝丝才学了一门秘技，通过降头术的媒介，可将死去的人的精灵召出来。”

我在细想温宝裕说的话，温宝裕又道：“他们认为，人有精灵——他们不叫灵魂，乍看籽像一样，但是……很有分别的。”

我在等着他解说我们通称的“灵魂”和降头术中的“精灵”，究竟有甚么分别，可是他摇头，一时之间，却又说不上来。

我作了一个手势，请他暂且别理会，只顾继续说下去，因为这种事，本来就是很难用言语说得明白的。

温宝裕强调了一下：“总之，有些不同就是。人死了之后，精灵大多散去，不知所终，但是在某种情形之下，精灵却会附在特定的一些物体之上。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：“请说得具体一些。”

同时，我也想到，温宝裕的话，已开始在说明“灵魂”和“精灵”的不同了。

这一方面，中国古人的智慧，早已触及。古人说人有“三魂六魄”，这“魂”是怎么一回事，“魄”又是怎么一回事，一直没有人说得明白。

但“三魂六魄”这种说法，指出了一点：人的灵魂，以许多方式存在，不是定于一说，而是变化多端，温宝裕提及降头术中对它存在的方式的那种理解，就是灵魂存在形式的变化之一。

温宝裕挥着手：“那被精灵附着的物体，一定和这个人的死亡有关，例如，一个人被一把刀杀死，那么，他的精灵，就会附在这把刀上，以此类推。”

我呆了片刻——这种说法，我以前未曾听说过，堪称新奇。

红绫插言：“一个人要是病死的，那精灵又附在何处？”

温宝裕道：“如果没有这种特定的情形，精灵便无所依附——我说过，大多数情形定下，人死了之后，精灵便不知去向

了。”

红绫却又有她自己的意见：“也许，若是病死的，那人的精灵，便会附在致死的病菌上。”

我摇头：“这……想像力也未免太丰富了。”

温宝裕竟然赞同：“也不算甚么，灵魂在一块木炭之中，这不正是你的经验之一吗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，是的，记述在‘木炭’这个故事中的情形，就十分类似降头术中的“精灵附物”之说——一个人被杀时，抱住了一棵树，他的灵魂进入了树中，后来，这棵树被砍下来，烧成了炭，这个灵魂就被困在木炭中。

由此可知，人的灵魂也好，精灵也好，是可以有一种依附物体的存在方式的。

我把思绪拉了回来：“那是一种甚么东西？”

温宝裕抓着头：“对降头术，我一无所知，是蓝丝精心配制的，她本来不肯给我，是我苦苦哀求，她才答应——她给我的时候，很不放心，说是怕我不知道会惹出甚么祸事来。”

温宝裕虽然是绝不经意地说着，可是我却隐隐感到了一股寒意。

确然，只有一种降头术，能把亡故者的“精灵”召来，会产生甚么样的结果，虽也不能预料，因为人在这方面的所知，实在太少了。

我摇头：“蓝丝不应该给你这种东西的。”

温宝裕伸手在脸上抹了一下：“可是，我一想到‘寒光阁’中的那些藏品，我实在忍不住了——我相信你也会一样忍不住的。”

我呆了一呆。

“寒光阁”中的收藏品！

这需要作一番说明，在陈长青的那幢巨宅之中，有着各种各

样匪夷所思的收藏品，其中甚至有超过一万种的昆虫标本。

其中有一间很大的房间，题名叫“寒光阁”，里面收藏的是剑——陈长青的上代，是历史上一场著名的大动乱的制造者，造反起家，自然重武，所以对于各种各样兵器的收藏，十分丰富，而且分门别类，分得很细，寒光阁中，专门收的是剑，绝没有别的兵刃混在其中，收藏室的名称，一望而知，是来自“一剑光寒十四州”的诗句。

虽然只是剑，但是剑也有长、短、厚、薄、乾、坤、单、双等等的分别。在这间收藏室之中，不下一千余柄各种形式的剑。

我和温宝裕，以及几个对古兵器，尤其是对剑有研究的人，曾在这间收藏室中，花费了不少时日，一面观赏，一面研究。

剑在中国的兵器之中，称为“百兵之首”，已有几千年历史，所以铸作工艺，已到了精巧绝伦的地步。其中铸钢技术之进步，匪夷所思，真难以想像几百年乃至千年之前的铸剑匠，是如何能铸造出硬度如此之高的精钢来——硬度越高，越是锋利，削金断玉的利剑，并非只是传说，在这寒光阁之中，就有上百柄之多。

中国的铸剑术，有着浓重的神话色彩，干将莫邪夫妇，为了铸成旷世的宝剑，甚至发生了跳进炉火之中，以身殉剑的事，所铸成的剑，以他们夫妇的名为名，一雌一雄，虽然名剑不知所终，但是这故事，却可以万世流传下去。

在寒光阁中的剑，有一大特色，就是并没有甚么“湛卢”、“鱼肠”等历史上的名剑，但却全是锋利无匹，真正的杀人利器。

陈长青的祖上，既是武夫，又是头号的反叛者，当然注重实用，多于名气。所以，那一千多柄剑，只怕每一柄，都曾杀过十七、八人，或者更多，有几柄剑，在殷蓝或如寒水般的剑身之上，隐隐有血丝盘缠。由此可知，在剑的岁月之中，不知有过多少次白刃进红刃出，血溅十步，开胸破膛的经验。

温宝裕想到了那千余柄剑，是很自然的事，按照降头术的理

论，每一柄剑上，都不知附有多少亡于剑下者的精灵在，若是能——召来，那可说是一个古今中外的精灵大聚会了。

能够制造这样的一场大聚会，温宝裕当然不会放过这机会——我也不会放过，这便是我何以一听到“寒光阁”，就怦然心动的原因。

一时之间，我和温宝裕对望着，两人都感到了一股异样的兴奋，因而说不出话来。

过了一会，我才道：“你……已经成功了？”

温宝裕的回答，令我有点意外：“没有，我准备和你一起进行。”

他这话，深得我心——这样肯定会是奇趣横生的事，若是他瞒着我独自去进行，那未免太不够意思了。

我在他的肩头上，用力拍了两下——这时，我也已知道，事情还有大不对头之处，因为温宝裕并不是专程来请我去进行召集精灵大聚会的。他来，另有目的，就是 he 不想死，然后又又是“陈长青回来了”。

如今，说了半天，这两个“主题”，还根本未曾提及，所以我并不催他立刻去进行，只是等他说下去。

温宝裕自然知道我在等些甚么，刹那之间，他的兴奋消失无踪，神情也变得忧心郁郁。红绫在一旁，比我更先不耐烦：“小宝，你这是怎么啦，你一直不是说话这样吞吞吐吐的人。”

被红绫一喝，温宝裕像是如梦初醒一样，震动了一下，然后，又现出极无可奈何的神情：“我……不是吞吐，而是真的……不知从何说起。”

我看出事情必有过人的为难之处，因为小宝对分析事物的能力相当强，应该没有甚么事，可以难得住他的。

所以，我并不催他，只是道：“任何事，总有一个开始，就从开始说起。”